

童雁汝南庖丁解牛个展研讨会 文字版（部分）

时间：2013年11月2日 上午

地点：北京今日美术馆

主持人：王林

发言人（拼音序）：陈孝信、丁宁、范迪安、顾振清、黄笃、贾方舟、童雁汝南、王林、杨卫、殷双喜、张晴、章仁缘。

张晴：我就说两句，我就顺着您刚才讲的绘画应该恰恰是在绘画之上按上一个观念，今天都是大家关注的事，其实从童雁汝南，他也是从山水画里面得到启示，我觉得山水画当中有一个叫对景写生，从赵孟頫开始画那个《鹊华秋色图》的时候，就开始农村的生活，因为在九十年代为了纪念《鹊华秋色图》这张画 700 周年，我们还专门到他写生的地方去山区，因为那个地方在铁路的边上，当时改革开放还没到那个地方，到了那个村子一看，从元代到现在 700 年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的。好像我们也变成赵孟頫去写生那张画了，看了以后真的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一刻在提起对景写生这 4 个字的时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问题，完全是震撼力，我最早听高名潞讲他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也是在写赵孟頫到东山去看东山图，他就跟我讲，他到了一看，那个赵孟頫写生的墙都在两边，我说我老家都在苏州，我怎么没找到东山写生的地方，给他找到了，后来过了多少年，我到秋山去看到了真山真水，我就觉得他是很厉害的。所以说这一代人是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山水画家到真山和真水当中去吸收养料。说一说对景写生其实是一种这种资源，这种灵气上能够感染艺术家真正有所作为的一股力量。

在今天的油画的里面，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刘小东的绘画，小东他其实也有这样的特点，他喜欢写生，和其他人不大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照像已经不是照相机了，手机可以拍了，大量手机拍的以后给艺术家写生，不少对着对象写生的，而像这种对着对象写生来创作的艺术家现在越来越少了，我曾经问过小东，我说你给讲讲看，这个写生，以你的能力把照片画像，为什么你还在坚持写生。他举个例子给我，正好那天在酒吧喝酒，他说你现在看上去，因为酒吧里的灯是有冷光和暖光，各种各样色彩的，很别致，你看是什么颜色，后来我说有点像粉绿颜色的，他说你再仔细看，再看粉上面还有紫颜色的，他说你自己想吧，如果你现在不是亲眼所见，来感受这样一种微妙的颜色，如果你拿张照片能画出细微的东西嘛。他是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些微妙的东西在一刹那的写生过程中能够给一个艺术家，

把这东西激活它，他画的时候还是一种特别的激情会出来。我想对景写生的艺术家，真的会给人一种鲜活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他自己不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童雁汝南十几年画人像，人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学绘画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开始的，写生开始的，但他十几年要坚持，要对着对象画，我觉得是蛮少的。

所以我说他能够坚持对着对象写生，也是他的特征之一，对当代同样是画家的比较来看。第二从语言上看，我就感觉什么，同样一个对象，有的是画两张，有的画三张，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讨论，油画当中的抹去重来，他的抹去重去，已经不是在一张绘画上抹去重来，在这里面再构思、赋予我主观的东西，或者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N多张，或者这N多张是一个时期的，或者也有可能是一年两年的，我没问过他什么情况，至少他自己画的头像是很多年前画的，过了几年反复画，画自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同样对象反反复复画了抹去重来已经超越了从语言上的一种磨炼，已经来到了主观，要在同样一张画上一个对象上，获得他自己心里所想的，如同他十问十答，我看了很多，他其实内心世界很丰富，所以我们想艺术家有两种，有一种艺术家是一幅画，它讲不出什么。童雁汝南他，同样是艺术家，你看他洋洋洒洒讲了这么多道理，这种艺术家也是不多的。他也是画的工具在语言上有两种时间，心里时间，在语言上的探索是一种特别的艺术特色。

第三我看他的题目叫庖丁解牛，其实我想他是以庖丁来自嘲，因为庖丁十几年以来，反反复复来解牛，等于说解牛变成了自己的来绘画，因为庖丁可能要做生意，但是童雁汝南天天在写生，然后自娱我就是庖丁，但是就是要解读，要把他透析、升华，我想这是童雁汝南的对象对整个世界、对社会思想整个的综合，对他时不时把想表达的内涵的一种感受和一种认识，落实到自己的笔端上来表达。我想这是他的庖丁解牛不是一个停滞的，他主要是对他自己的精神的提升，我是这样看的，就讲这么多。